文旅园地

马莲山

□ 杜补红

马莲山在故乡南2公里处,因山上盛开马莲花而得名。

马莲山是故乡的山。亘古至今,她像一位忠厚的长者,守护着故乡的安宁。她高大,朴实,山形壮美,主峰高而圆润,次峰低而舒缓。舒缓的山脉延伸出数条长而宽厚的土梁,土梁上是祖先耕种数百年赖以生存的土地。梁底的沟湾坡滩,受马莲山的泽惠,地肥沃而丰腴。这就是马莲山,是故乡人赖以生存的山。

马莲山和故乡人的作息密切相关,她是庄稼人的晴雨表。晴天,马莲山是一幅宁静的水墨画,素雅而美丽。雾天,大雾弥漫了马莲山,乡民会静待雾气升起,才放心下地劳动。倘若是阴雨天,人们就会观察马莲山头云雾的变化来判断天气。即使在日常生活中的走亲访友,子女远行,人们都将仰望马莲山,观察天气,祈求平安。

和马莲山最亲近的接触是放牧。1968年,我卫校毕业后在村里当赤脚医生,能替当饲养员的父亲去马莲山上放牛。马莲山上水草丰茂,植被葱茏,是故乡天然的牧场。山坡上开满了淡蓝色的马莲花和红色的山丹花,景色俏丽。牛群一旦进入莲山地面,那满山坡的青草顿时让它们安静下来,低着头争吃着青草,山坡上是一片有节奏的牛吃草的声音。此时放牛的人可放心地在山坡上行走眺望。仰望天空,俯首地面,在蓝天白云下的牛群、青草和山花,构成一幅美丽的山野景色。在青草盈然的半山坡中间,有一大片天然裸露的山石,山石上边有山泉水从石缝中涌出,顺石坡汩汩流淌,水清澈,至山底下为溪流。牛吃饱以后,会自动去石坡或山底下饮水,然后卧在山坡上安静地倒嚼着。此时你若登上山顶,山风习习,拂动衣袖。向西眺望,是县城盆地中的普明川及其周围大大小小的村庄河流,尽收眼底,再往远望,是连绵不断的群山,你也会生出诗人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慨。当你将目光转向马莲山北面的茅龙山,此山又叫北庙山,庙内供奉着五岳大帝黄飞虎的塑像,是岚县有名的景点,在马莲山脉西南还有圣窑山,山上有圣窑洞,传说是神仙居住的地方,也是岚县的八景之一。而这两座山如同马莲山舒展的两条巨大手臂紧握的拳头,把故乡拥抱在三山环绕之中,坐西向东,是人生居住的福祥之地。有史记载,故乡已有600多年繁衍生息的历史。先辈秉承耕读传家的祖训,重视培养子弟读书学文化,至后代人才辈出,在上世纪50、60年代就有文圪洞的美誉。

站在山头向山后望去,那满山遍野生长的胡荆是铺天盖地,难以下脚。胡荆是马莲山提供给人们天然的生火柴。在困难时期,煤只在冬季生炉时才用,平时做饭主要用柴禾。所以家家户户的男人们都要去马莲山上砍回一捆捆的胡荆垛在院里供日常用。除胡荆外莲山上还生长着高大的红眼圪针也是很好的生火柴,砍这种柴要用镢头把它连根挖起背回家,其燃烧火力更猛,做饭更快。此外,还有马茹茹和醋柳(沙棘),马茹茹果实很甜,如遇上个大鲜艳成熟的马茹茹,大人们会摘上一口袋或折一、二枝醋柳,作为给孩子们从山上带回来的礼物,在困难时期,人们把马茹茹采回家晒干和些许谷物磨成炒面以度饥荒。而成熟的醋柳味酸甜,人们劳动休息时折一枝撮其汁可解渴。而冬季冻了的醋柳甜而不酸,别有味道。

我爱马莲山,这种爱源自地域的爱和生存的爱。莲山下延绵的土地是故乡人赖以生存的沃土;莲山下蕴藏的水,滋养着故乡的每一寸土地。每当人们遇到困难和危机,她都会毫不吝啬地伸出援手,以博大的胸襟救助饥荒中的人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人们上山开荒种地,在莲山肥沃的土地上种上糜黍荞麦等早熟作物,让人们度过了饥荒。而这些被逐步开垦扩大了的土地,成了故乡人耕种的良田,最适合耕种莜麦等耐寒作物。我爱马莲山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马莲山下南面的芦苇塔村有我姐姐的家。因为娘去世的早,父亲哥姐我们在苦难中生活,而姐对我这个年幼的弟弟更是关心备至,呵护成长。在姐出嫁以后,马莲山就是我经常去她家的必经之路。而在姐去世以后,我又把对她的思念寄托在以前翻越马莲山去她家路途的回忆上,难以割舍。

如今,我已70岁,仍常常思念故乡的马莲山,总想着再登上马莲山去游览眺望,可遗憾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莲山就遭到人为开采,致使莲山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山体毁损,令人惋惜。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那种以环境为代价求发展的行为已不被认可,保护生态,保护自然是党中央的号召,也是国人共同的呼声。习近平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教导,为保护家乡的生态,建设美丽家园而共同努力。

让马莲山永存,山魂永在!

湿地遐思

□ 霍建伟

少水多燥的孝义,汇聚了一湾碧水。湿地应是一优雅的女人,娴静且又内敛。湖水从西至东贯穿,树林环绕,飞禽走兽在它的怀抱中行走飞翔,各种植物尽藏,可想此时尉迟恭站在关之高处瞭望:绿色已成为又一道坚固的屏障。

喜欢人文,更热爱大自然。走进湿地让我不由自主地回到童年那段美好的时光里。记忆中的村庄特别深刻,庄稼地无论春夏秋冬色彩都很纯真,还有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杨柳树,它们的绿特别纯粹。

小树林里传出各种清脆的鸟鸣把我从回忆中拉回眼前,仿佛一曲欢快的音乐,这种旋律是自然流淌出来的。只能辨认出有限的几种植物,比如狗尾草之类,然后就看见久违的毛毛虫自在爬行。掠过湖面的天鹅挥舞着洁白的翅膀向天空盘旋而去,边走边看思绪飞扬。

美好的东西从来不需要宣传,比如湿地的空气谁都会感觉到清新清爽,况且人类真不及动物那么敏感,不仅有从四处飞来的各种鸟类,还有从异地引进的植物,比如莲花,会给你满池的欢喜。让我们在内陆有幸观赏南国之物,更有虔诚于佛的朋友合十诵念经文,急于拍照者则近前咔嚓。其实行至此处完全可以小憩了,对花而语,赞美它或低语心之所想所愿,让你的心思与花一起慢慢绽放,莲花不是怒放的。本想与莲同框出镜,仔细斟酌自己平日烟酒不断,并有恶言秽语发泄情绪的时候,还是罢了,不想让自己的浑浊沾染了莲之花,虽然它出于淤泥,但我们应更加珍惜,倍加爱惜,让它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失的知己好友。

看过莲花后行至水边,湖水是碧绿的,清浅处可以看到人们放生的龟,其实我们才应该经常走进大自然,放生我们自己。大概因为天气炎热的缘故,定睛看去有些调皮的鱼儿会探出脑袋来窥视,然后又迅速钻入水中不见了踪影,只留下湖面的波纹这一有力证据。湖水的碧绿让我想起姥姥家山村里的泉水,那时的我们像水中生物般自在。或许正因如此,我总固执地认为人类与水有着不解之缘,每当凝视湖面,便仿佛能看到生命最初的模样。

阳光有些肆意,不得不从湖边走进树林乘凉。真的喜欢小树林,没什么理由。念高中的校园外是绿油油的麦田,没有小树林,初恋在麦田里完成。晚熟的我至今仍未成熟。知天命的年龄,青涩的心。孝义湿地有很多片小树林,我喜欢蹲下来看树林深处,尤其阳光透过缝隙照耀进来的景象,感觉特别神秘!忽然窜出一只黄鼠狼,而且是一只幼年的黄鼠狼。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一直叫它黄大仙,想必它一定有超乎人类的本领,或机智或通透抑或狡猾。有风吹过,树枝摇动发出沙沙的声响,不喜欢狂风的。就这么不紧不慢的节奏,洗耳静听。别以为我只在树叶绿的时候来,树叶黄的时候我也来,厚厚的黄色的树叶铺了一地,与好友盘坐于松软的树叶上,貌似入定,实则浮想联翩,而后少不了互相选取画面拍照留念。构图是个技术活,得认真反复研究,不担心自己,生怕拍不出秋之层林尽染的美丽,夏之绿树成荫的凉爽!

孝义湿地坐游览车的话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搞定,但仔细探寻则不然,尤其像我这般散漫自在的主儿,从那个门都进去过,一小段或整片都行走过,不刻意不圈定,随心而行。偏隅小城能有一处湿地,真是幸事!我想特别感谢的是那些不辞劳苦精心维护湿地的人们,让所有市民和来义观光旅游的客人都拥有一片心灵慰藉之地,走进大自然,轻轻拥抱它,别用力。

遛弯儿

□ 肖继旺

或晨起,或暮色,方山这座小山城里,总有一些人穿梭在北川河畔、积翠公园或是体育场里遛弯儿。这些人里,有独自一人的“侠客”,有两人结伴的好友或夫妻,有扶老携幼的家庭团,亦有三五成群的队友团。偶尔,也会遇见西装革履的行者。若是晨起时分,那定是忙碌的上班族,择道而行,奔赴梦想的摇篮;若是暮色降临,那便是匆匆归家的倦鸟,借道而行,奔向安乐的巢穴。

独行侠多为青年男女,他们常常开着手机,外放着音乐,将外套随意围在腰部,步伐比寻常遛弯儿快些,说是遛弯儿,实则跑步更为贴切。组团而来的则热闹许多,大家或诉说私语情话,或讨论国家大事,或唠唠家长里短,不时漾起几声喧哗。

在这形形色色的遛弯人群中,我也有着自己的选择。我常依据工作时间选择遛弯儿的地点,北川河畔居多。北川河畔两岸的步道,近年不断延伸,从津梁庄到车道崖,串联起多个村庄。现如今,遛弯儿的人可以通过津梁庄村大桥、西山村大桥、桑家会村大桥和西山公园的吊桥,在两岸的步道上循环往复。

步道沿河而建,蜿蜒曲折,间隔安装着或明或暗的路灯;西边靠山处栽植着或高或矮的树木,靠河这一边,以前修建的是石头结构的护栏,之后修建的则为扁铁结构;且路面平整少起伏,堪称遛弯儿的绝佳去处。

不过,步道并不宽敞,大家双向而行,步伐频率各异,时而拥挤。你可能会超越他人,也可能被他人超越,这熙熙攘攘的场景,不经意间会让人感受到一丝竞争的压力。人生的赛道也大抵如此,只不过到了一定年纪,你能够超越的恐怕只有自己。

遛累了,步道旁有石砌的长椅供你休息,让你得以静下心来,观人观景。而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北川河畔,这片步道又展现出它别样的魅力。

清晨,清凌凌的河水哗哗地流,带着湿润的泥土腥气扑面而来,混杂着岸边青草被露水浸透的清甜。深吸一口,肺腑间像是被冰镇的薄荷水涤荡过,连呼吸都变得轻盈。乌溜溜的鸟儿啾啾地叫,声音脆得像咬碎了冰糖;粉扑扑的蝴蝶翩翩地舞,翅尖扫过脸颊时,带过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痒意。

此时蹲下身,指尖能触到低矮灌木丛上的露水,凉丝丝的,像触到了星子坠落的碎片。每一片叶子都像浸透了翡翠汁液的玉珏,叶缘凝着的水珠在指腹轻轻一碰便滚落,沾在裤脚洇出一小片湿痕,带着草木的清冽。新抽的嫩芽蜷成毛茸茸的绿螺髻,指尖拂过,软得像婴儿的胎发,引得几只瓢虫在叶脉间踱步,硬壳撞出细碎的叮咚声,倒像是给晨风打着节拍。最妙是那丛野蔷薇,带刺的枝条上缀满胭脂色花苞,凑近了能闻到淡淡的甜香,像少女衣襟上沾着的脂粉气,引得蜜蜂振翅如金梭,在蜜香织就的锦缎里穿梭,翅尖带过的风都裹着蜜意,织就满心的希望。

河里成群结队的绿头鸭也是北川河畔的一抹亮色。这些绿头鸭有的将头缩进翅膀里在河滩上休息,走近了能听见细微的绒毛摩擦声;有的在浅水区嬉戏,溅起的水花偶尔飞到脚踝,凉得人一个激灵,却也溅起满心欢喜。它们时而振翅鸣叫,声音里带着野趣的张扬;时而在水中觅食,尾羽一翘一翘,像在和岸边的人打招呼,为这座山城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当夜幕降临,河畔步道旁被月光笼罩,晚风带着河水的潮气漫过来,混着远处人家飘来的饭菜香,暖融融的,像裹着一层薄棉絮。步道沿河边的霓虹投入水中,映出五颜六色的倒影,随着水流一起涌动,朦胧着、交织着、摇曳着,勾勒出一种妩媚的模样。伸手摸摸身旁的石栏,被白日的阳光晒得还留着余温,凉滑的石面上能摸到细密的纹路,像岁月刻下的掌纹。

低处的灌木在微风中轻轻摆动,叶片扫过手背,带着夜露的微凉,像是谁在悄悄拉你的衣袖,诉说着不为人知的故事,用自己的方式演绎着夜的温柔。高处的松树则像是一位智者,树皮粗糙得像老人的手掌,伸手攀住一枝,能感受到木质的坚硬与沉稳,静静地俯瞰着这一切,见证着岁月的流转。虫儿在草丛间欢快地唱着歌,那歌声悠扬婉转,混着远处传来的隐约笑语,为这夜晚增添了几分烟火气的生机与诗意。河对岸的高楼与低舍在霓虹的闪烁下相映成趣,灯光从一扇扇窗射出来,像散落在黑夜里的星辰,闪出夜晚独有的温馨。偶尔有晚归的人擦肩而过,带着淡淡的香皂味,与草木的清香交织,那灯光沿楼划过,在夜幕上绘出不一样的轮廓,证明这个城市的生机与喧嚣,使夜色中的山城显得含情脉脉,连脚步都不由得放缓,生怕惊扰了这份温柔。

在这如诗如画的夜晚景色中,我不禁陷入了对生活的深深思索。这几年,我常在这北川河畔遛弯儿。每一次踏上步道,都是与自然和生活的亲密对话。在清晨的鸟鸣与露珠中,我汲取着新一天的希望与力量;在夜晚的月光与霓虹里,我沉淀着一天的疲惫与思绪。生活的道路上,难免会有迷茫与挫折,就像步道上偶尔的拥挤与超越。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学会了在竞争中保持平和,在困境中坚守自我。我深知,只要怀揣着对生活的热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就像这河畔的草木,历经晨露晚风,总能在时光里舒展新的枝叶。

洗澡的悔愧

□ 梁镇川

洗澡,对于现代城市人来说,是日常生活中一件极为普通的小事。高高的大楼上,家家户户卧室里都有卫生间,或清晨起床后,或晚上睡觉前,或中午闷热时,想冲个凉、洗个澡,水龙头一拧,温度适宜的自来水“哗哗”流出,或池浴或淋浴,十分方便。盆浴,可以慢慢享受浸泡于温水之中的快感,肌肤在柔水的抚摸下,洗涤着浑身的污垢和疲惫。浸泡享受后,打沐浴露或香皂,站在淋浴喷头下,丝丝水线迎头浇来,一会儿便冲洗得干干净净。如若隔了一段时日,欲享受一下搓澡的快感,城里到处有的是桑拿浴,蒸房里热气蒸腾,搓澡工给浑身搓个遍,洗完后,轻松舒适,那叫一个爽啊!

可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般人,特别是农村人,一年四季很难洗个热水澡。肌肤上积累的污垢脏物(俗话叫麻生),浑身都是;甚至膝盖上、脚后跟,会积攒黑黑的厚厚的一层。只有在春节前“腊月二十七”,才能“提上盆盆洗了足”。

好在我的父亲在孝义县饮食服务公司当会计。公司下属的、全城唯一的洗澡塘,人们只要花二毛钱,便可以洗浴一番。只有浴池,偌大的池塘里灌满温水,足有二三十号人同时在池子里共泡。不怎么干净的水面上 ,像煮饺子一样,晃动着人们的脑袋。彼此大都相识,大家谈笑风生,享受着洗浴的乐趣。

那时候,我正读初中、高中。隔半月二十天,遇到周末,就去父亲公司。稍坐片刻,父亲便猜到儿子的心事,赶紧收拾办公桌上的账表,笑一面说,走,洗澡去,近水楼台先得月。父亲和澡塘主任笑一面,打个招呼,用父亲公司发的一张洗澡票,父子俩便进入澡塘洗起澡来。在池塘里浸泡过后,也不要搓澡工搓澡,父子俩互相搓搓。父亲总是认真地用力地把我浑身上下搓个遍,特别是圪膝盖、脚丫子处,反复搓擦,还边搓边开玩笑说,看这麻生,落圪生生咧,能上二亩地!父子俩边聊边洗,父亲的情意,仿佛要把对儿子宠爱,都倾注在这一搓一擦之中。别说有多舒服了,至今想起还回味不已。反正在我读初中、高中的六年期间,跟着父亲洗澡无数次,一年四季,浑身上下总是干干净净,感觉舒舒坦坦的。

然而,我对父亲偶然一次的洗澡要求却拒绝了,至今每每想起往事,深感悔愧,庶几父亲的在天之灵,也在责怪着儿子的不孝!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时任吕梁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有一次,赴太原参加全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现场会,下榻在尖草坪太钢宾馆。当时,父亲已年届八旬,身患口腔癌正在接受化疗,住在大营盘妹妹家。每隔三天,得由妹夫小车拉着父亲到山西三院化疗一次。平时,父母亲就住在妹妹家狭小的楼房内,卫生间只能洗漱,没有洗澡设备。住得时间长了,不能洗澡,身上痒痒难受,可想而知。

这天上午,现场会参观完进行讨论,我请了一上午假,去妹妹家看望父母。正遇上该化疗的日子,我驱车拉上父亲去山大三院化疗毕,返回的路上,父亲嗫嗫嚅嚅地低声问我,你住的那里能洗澡吗?我随口说,太钢宾馆,能洗。父亲说,身上难受的,有半年多没洗了,去洗洗吧。我沉吟片刻说,明天再说吧,今天上午没时间了。父亲听了,也没有再说什么。

想不到次日,我竟把父亲要洗澡的事忘了个尽光。下午会议结束,急着回去参加地委工作会议,只给妹妹打了个告别电话,便连夜赶回吕梁了。

父亲要求洗澡的事,当时并没有引起我多大的心灵震动。以为是区区小事,忘就忘了,哪能顾得上呢?三儿一女,一家六口,分居孝义、离石两地。每到周六,下午或晚上从离石回到孝义,二日天明,驱车直奔太原,看望父母,下午再赶回孝义,周一早晨八点前就得赶到离石,不能误了上班。如此走马灯似的赶流程,区区洗澡小事未能顾得上,想父亲也是可以谅解的。

是的,父亲大人大量,可以谅解;不谅解也无可奈何:年届八旬,疾病缠身,行动不便,条件不备,住在女婿家已经够麻烦的了,还能再提什么额外要求呢!只能默默承受浑身的痒痒难受。

然而,作为儿子的我,却不能原谅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到了七老八十的时候,想起在父亲重病难医,即将离开人世之前,未能让老人家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成了我心灵深处最大的遗憾!莫名的悔愧,不时袭上心头。每到洗桑拿浴的时候,总是思绪萦绕,后悔责己不已!

呜呼,悔之晚矣!人生在世,做父母的亲儿女,加心刻意,无微不至,向下亲易;而做儿女的亲父母,大大咧咧,无动于衷,向上亲,孝敬父难。就像我忘了父亲想洗澡一样,如此区区小事,对于我来说易如反掌,却未能如了父亲的愿。即使工作再忙,时间还是有的。只要将父亲想洗澡的事挂在心上,当日晚上,不去看大会安排的文艺演出,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拉着父亲到太钢宾馆洗完澡的。可是,我却压根儿就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想想:当年,父亲是那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儿子;如今,儿子却对父亲小小的心愿漠然置之。良心的皮鞭不时在鞭答拷问着我这不孝之子的心灵!

洗澡,事情虽然小小不言,但它却折射出了为儿女者不孝不敬、漠不关心的不肖,以至留下难以挽回的终身遗憾,至今想起,后悔愧疚不已。“子欲孝而亲不待”啊!如今,只能在父母遗像前,点灯焚香,悼告父母原谅儿子的不孝了!

单音节词

□ 吕世豪

两个单音节词
在我心上 扎了好多年了
在我胸口 埋了好多年了
在我泪里 泡了好多年了
它们不离不弃 相扶相携
与我告别 好多年了
被风吹凉 好多年了

那天 我站在风口
双手拱成话筒
扯开嗓门 试着喊了几声
多年不用 那一对词
已变作吊在门环上的锈锁
锁孔闭了 声带裂了
喊得拗口 连我都听不见了
只听到风声 从耳畔吹过

躁动的夏夜

(外一首)

□ 边草

风推搡着杨柳
野藤蔓悄悄爬过墙头
躁动的夏天
多雨的季节
人丛中
多少不安分的心
多少心怀不轨的眼睛
星星们也在窥探
温热的夜里,暧昧的消息
霓虹是最耐不住寂寞的妇人
总有灵敏的鼻子
又一次嗅到深闺里的香水和脂粉
迷醉的酒吧
赤裸的迪厅
只有我是个穷人
没有可挥霍的资本
只这一世的孤独,一生多情
仰卧在路边的草坪上
扯一片梦
等待一袭白衣
薄若蝉翼
迎风轻扬

山村夜雨

雨还在低吟
轻敲着檐头的石兽,瓦间的草菲
没有风,梧桐收起裙裾,沉默着
一只猫轻窜上房梁
马厩里驴子咀嚼着夜草
父亲的鼾声是这夜里唯一的重音
像从远年的铜器里流出
永无变更的凝重
婴儿也有梦,在某滴雨落在窗棂的一刻
“咯咯”笑一声。不曾醒
瓜蔓子悄悄爬上墙头
玉米也在生长
蜗牛躲在葡萄架下,泥土里
蚯蚓在蠕动
……
手指触得到时间
明晨的院子里浸足了水
谁会第一个踩出一长串脚印
杏子落了一地
金针开在路边
多么光鲜

李够梅 摄

三川河